



列聖御製
十四

憲宗朝

共十四

16
2312
36



2312
40-36

列聖御製目錄



卷之九十六

憲宗大王詩

卷之九十七

憲宗大王文

卷之九十八

憲宗大王文



列聖御製卷之九十六

憲宗大王

詩

瑞雪 癸卯

年呈三白臘前奇太史占豐獻賀詩玩賞乃知天
造化瓊林玉樹勝春枝

詩牌集字 丁未

碧葉依臺北紅荷挹陂中溪聲傳醉興蒼石遠林
風

敬次 正廟朝御製逍遙亭韻

分流觸石珮聲長槐影松陰納晚涼樂水樂山無限景瓊筵寄傲有杯觴

題王流泉

踈花綠岸一泉長洗濯塵襟肺腑涼觀物自多仁智理清流曲曲泛霞觴

山亭避暑拈韻

追涼每到夜分回風過蕉陰曲逕開斜倚危欄吟不寐竹間新月伴人來

七夕詩

金風乍起露涼時芳會還嫌夜未遲一別鵲橋秋

色晚銀河更隔每相思

聯句

硯聯句

一片端溪石 風字記蘭亭 銅瓦留奇制 鈔

史復研經

提學趙秉鉉原任直提學徐熹淳檢校直閣尹定鉉檢校提學金興根檢校待教南秉哲賡進

王流泉聯句

一派清泉出 松翠入瑤琴

提學趙秉鉉原任直提學徐憲淳檢校直
閣尹定鉉檢校提學金興根東寧尉金賢
根檢校待教南秉哲南寧尉尹宜善賡進

燒香聯句

紋窓清晝永金鴨試沈檀

提學趙秉鉉原任直提學徐憲淳檢校直
閣尹定鉉檢校提學金興根東寧尉金賢
根檢校待教南秉哲南寧尉尹宜善賡進

白蓮聯句

綠水冰姿淨香羅不染塵 素房雲液冷紺葉露

華新

提學趙秉鉉原任直提學徐憲淳檢校直
閣尹定鉉右承旨尹致秀檢校待教南秉
哲趙鳳夏賡進

秋蟬聯句

溪亭新雨過踈柳晚蟬聲 漸覺金風動長含玉

露清

提學趙秉鉉原任直提學徐憲淳檢校直
閣尹定鉉右承旨尹致秀檢校待教南秉
哲趙鳳夏賡進

梧桐聯句

庭畔碧梧樹 希韻入瑤琴

提學趙秉鉉原任直提學徐熹淳檢校直

閣尹定鉉檢校提學金興根左承旨尹致

秀檢校待教南秉哲趙鳳夏賡進

自鳴鍾聯句

時鍾傳異制 間坐致千年

提學趙秉鉉原任直提學徐熹淳檢校直

閣尹定鉉檢校提學金興根檢校待教南

秉哲趙鳳夏賡進

煮茗聯句

活水烹新茗清香透綠窓 細看生蟹眼一椀澆

詩腔

提學趙秉鉉原任直提學徐熹淳檢校直

閣尹定鉉檢校提學金興根檢校待教南

秉哲趙鳳夏賡進

墨聯句

蘭煤成妙品 詩懶紫玉光 畫眉濃翠黛 橫

牀琴樣張 犀紋凝菊露 縹緗著吉祥

提學趙秉鉉原任直提學徐熹淳檢校直

閣尹定鉉檢校提學金興根左承旨尹致
秀檢校待教南秉哲趙鳳夏賡進

樂章

大王大妃殿寶齡六旬進饌樂章

戊申

皇惟 聖母德音不已乃堯乃舜乃任乃姒含弘
光大體坤之始奠我 宗祊裕我孫子天降純嘏
俾艾而耆爰啓帷闈吉朝燕喜萬舞備矣八音諧
矣酌彼康酌載拊載跪華嶽崇崇江漢瀾瀾願言
齊壽永千萬禩

皇惟五章章四句

夜進饌先唱樂章

翔翡翠語鸚鵡春風吹不盡動搖玉殿柳試把琉
璃椀齊擎雙手是三清仙子九霞酒酌來獻 聖
壽酌來獻 聖壽

縷縷金一疊

夜進饌後唱樂章

彩雲飛下蓬萊岑崒盡九重瓊林舞袖金鈴歌塵
玉屑都是勻天雅音春正深喜蘭蕊飄香桂葉垂
陰從此千年年年今日鎮如今

齊天樂一疊

翌日會酌先唱樂章

我舞既將我酒既醑承天之慶于樂燕胥

我舞一章章四句

翌日會酌後唱樂章

翼翼羣公祁祁命婦終燕且喜介爾眉壽

翼翼一章章四句

響鈴樂章

王殿瑤宮奏管絃列神仙鳳衫麟帶拖香烟舞翩
翩惟願從今 王母壽永齊天春風澹蕩百花前
萬年年務頭並唱花暖瑤池敞繡屏迴聞鸞吹下青冥

飛瓊試舞新翻曲連理雙環百子鈴中拍並唱紫袖金

鈴赴節催回風吹雪錦筵開翔隨彩鳳乘雲至拈
學神鼈駕海來拍裏萱芽呈北極曲中蘭葉長南
陔君王更作斑衣舞歲歲親擎萬歲杯尾後並唱

致詞

大王大妃殿寶齡六旬進饌時親上致詞申戊

漢宮含飴周室嗣音萱暉長春六旬伊今 王冊
彌隆瑤觴且湛維斗有北維山在南挹彼注茲海
屋籌添百祿來為八埏遐覃

夜進饌時親上致詞

瞻彼壽曜有煌今夕銀燭搖紅霞觴流碧載歌載
舞仙桃金尺第嘏常矣歲歲此席

列聖御製卷之九十六

列聖御製卷之九十七

憲宗大王

文

趙領敦寧

萬永

七十壽序

乙巳

詩曰酌以大斗以祈黃耆又曰壽考維祺以介景
福蓋祝耆老之年高德邵者也况予小子之於豐
恩老人親愛之厚頌禱之切非但詩人所祝也今
年老人壽登耆社禮舉几杖予可無志喜語哉茲
追先王篤畀之眷體慈聖不匱之思爰作小
屏手書短引用寓永錫難老之意云爾時予即阼

之十一年乙巳季春

國朝寶鑑序

戊申

昔我 正宗大王聖知天縱道冠百王制作侔於造化聲明彌於寰宇成已成物躬致太平者二十有四年尤以崇奉 宗廟承 先謨揚 先烈為制行之本由是卿士庶民咸服其大孝焉始我世祖大王命輯 太祖 太宗 世宗 文宗四朝謨訓之有關監法者號曰國朝寶鑑其後 宣祖 肅宗兩朝寶鑑各自成書未為一統文字我英宗大王嘗有意於會通而未遑焉及 正廟初

始修 英廟寶鑑仍並修 十二朝寶鑑未及編者彙為一書凡首尾幾三百年歷屢 聖而後書始成媿矣哉 正廟親撰序文若曰詒之子子子孫寔予之責也大哉言乎書云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詩云子子孫孫勿替引之子小子曷敢不敬遵而繼成之乎肆我 純宗大王躬曾閔之行體勛華之德恭儉寅畏道洽政治蓋三紀如一日其嘉謨嘉猷之當大書特書者不可悉數亦我皇考翼宗大王明達之姿仁孝之性克繼克承德為聖人雖大統未集而追王之禮已舉矣况

代聽四年之間厚澤至善有沒世而不能忘今茲
三宗寶鑑之續纂不宜緩也此正建天地質鬼神
而百世以俟聖人者也詢謀既同考校既訖有以
仰 光廟之事 英廟之志 正廟之繼述之盛
也且是年即我 東朝殿下恰躋六旬 慈聖殿
下光廟望五之歲而我家罕有之慶也於是乎銘
之以琬琰播之以管絃以揄揚 慈德之萬一而
又追上我 純 翼兩廟徽號予小子靡極之誠
庶或少稱此際寶鑑適成有若湊合者然 宗邦
之幸孰大於是原編既有 正廟御題弁卷故予

小子又不敢不敬遵之是亦奉 先思孝之一大
義諦云爾

孝顯王后行錄 癸卯

大行王妃誕生時有瑞氣從東而起亘于產室以
及厨中飯羹之鼎照燭光明見者異之性極孝順
自幼孩異凡嗜好之味雖已入口父母言其不可
則不待訶責吐而去之六歲隨父親在宜寧任所
適遘疾出寓距內堂只隔一門自秋經冬已臻復
常離違之情恒切于中雖有時悵望以未承親命
不敢一踰戶闥與他兒嬉戲或有大拂意者無所

爭競輒以溫言調解之至於一花一草之微未或
摧折成使之培植而長養及十歲膺德選入宮舉
止端重步履安詳性度沈默而和順溫厚之意蘊
於中著於外非禮之辭不吉之言未嘗一發於口
令儀令德儼然如成人承事 兩慈殿出於至誠
晨昏問安之節洞洞屬屬罔或有怠 兩慈殿亦
稱其至孝眷愛彌篤大漸前數日 慈殿下臨問
疾則猶能梳洗起迎不敢以褻衣見其平日莊敬
推此可知故每當本家人進見之時慥慥自飭者
或恐有違於宮壺之徽範而已一言不及於私御

下極其慈諒指導教諭無疾言遽色嘗見宮人輩
以滾湯潑之地甚不豫止之曰恐地上蟲蟻之屬
因此被爛以傷生命其宅心之仁及於微物蓋如
此此皆承聆於 兩慈殿撫實之 聖教非予有
一毫溢美也嗚呼福善天理也仁者壽人道也七
載中壺內助罔愆而既不能有嗣育又不能致遐
永即我 列聖以來所未見也豈天理人道有不
可謀而然耶予所以痛悼不已者是耳

徽定殿親祭文

甲辰

閔予寡昧冲齡丕基夙宵淵冰未堪孤危自后膺

選賴有扶持四相餘派 太母旁支 兩殿曰嘉
寢膳之節敬恭蘋藻克致其潔令儀令德七載罔
缺歷攷彤史無愧前哲云胡一疾起於无妄醫莫
能展神不有相似夢非真翟帷遂曠良佐既失觸
境皆愴聞仁者壽嗇乃如彼疚我 慈衷何辭仰
譬流光如駛奄封玄隧間因經痘未親奠饋歲翻
月虧萬事邃古國舅之喪又痛賢輔公除節享悲
以時撫珩佩孔遠此心良苦記昔丁春百兩于迎
曾樂年所驪御雲駟躬撰行錄匪云稱情先局新
卜少慰幽明瞻言魂殿始薦馨香庶品登籩清酒

盈觴百僚助哀六宮增傷庶幾歆格有淚滂滂

綏陵遷奉親進香文

丙午

嗚呼小子之生賦命甚畸年甫四齡未離乳哺而
我 皇考已違背矣此生此世永無以記 天顏
而聆 王音則固已為天下至哀之人尚賴我
皇祖純宗大王以祖孫而兼父子之親以幼穉而
托 宗祧之重顧之復之提之撕之以冀其歲月
成立也當此時 皇祖之心當如何也 恩莫厚
焉 德莫大焉小子用是依藉亦不知至痛之切
於已也無奈乎獲戾于天餘釁未已以至甲午之

冬而荐疊之禍變極矣小子時年亦不過八歲惟
衰麻在身而已又安知踐其位行其禮之痛寃崩
迫也哉幸而我 太母殿下以 皇祖之心撫恤
之我 慈聖殿下以 皇考之心鞠育之雖惇惇
孤苦形影相吊而猶能恃而為命式至于今日是
豈小子始望攸及哉凡一飲一餐一事一物皆我
皇考默佑而陰隲之者欲報之 德昊天罔極嗚
呼痛哉然而小子年紀稍長知思略進益覺其無
窮之哀徹天徹地當食而撤當寢而興哽咽抑塞
欲語而不能語者屢矣嗚呼竊嘗聞大德必得其

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以我 皇考天
縱之大德又靳嗇之如此者何也豈天理有不可
謾而聖人之言有不可徵歟此皆小子積殃招咎
皇穹不吊也尚云何哉小子聞我 皇考代聽四
年之間憂勤一念天命自度未明而求衣至昃而
不食 盛德浹洽於萬姓至化洋溢於八域農勸
於野商怵於市工趨其事士敦其業上而神祇悅
豫罔不歡格下而卿士協從罔不飭勵至宮闈之
內壁壘之間威惠流行罔不欽服頌歎于時也諸
福畢至百祥俱集以玉牒而顯 親之烈以瑤觴

而悅 親之心協氣歡聲可追以想小子則雖處
南面之尊享千乘之富以此日情事欲為孝安所
孝乎嗚呼今於中道 禮陟萬事靡逮之後尚有
親賢樂利沒世而不能忘者以予小子無所肖似
之質何敢望一毫續繼於 皇考盛德而今乃承
列聖艱大之業奉 兩殿慈覆之恩眇然托乎羣
臣兆民之上者已十有餘年矣夙夜憧憧恐不克
有濟我 皇考止慈之衷保嬰之念寧不有憂慮
憫惻於冥冥之中而警咳杳漠無所告訴此又小
子平日誠敬之不足未有以感通神明也嗚呼痛

哉 皇考尊謚之孝明二字即我 皇祖所賜則
百世之徵信固無以加於此而至若薦之以 隆
號奉之以顯冊封 陵而躋 廟靡禮不舉實惟
先王之典我家之故事也曷足曰掄揚萬一乎哉
惟是舊 陵風水多稱其未叶形家之言雖非君
子取信自程朱大儒以來未或廢而不行則予小
子靡極之誠驚悚憂懼不敢違寧而茲事至重且
大不得不遲回而趑趄至今年大定于心仰稟
兩慈博詢羣工無待乎謀及龜筮而大遷之議已
決上吉之兆已獲將以為 聖人萬年之藏實我

皇考於昭在上之所由致亦可以少慰 兩慈殿
暨予小子窮天之痛一國臣民於戲之思而及其
玄和復出 翠華再臨依倚愴恍若 天蹕之承
聞雲旗之攀瞻而厚夜脩程 真遊已曩無由髣
像於如在之地幽明之理其真有耶真無耶小子
之痛將何以抑之耶我 皇祖 皇考睟容之分
奉於 景慕宮之齋室 景祐宮之誠一軒者乃
萬世經遠之慮而在小子晨夕瞻依之道終有所
悵缺不能已者方欲稍增殿制入奉 寶幘以上
配于我 三朝御真神理人情罔間乎彼此則我

皇考聖衷亦必憑依慰悅於洋洋 陟降之際矣
哀至慟極言不知裁嗚呼痛哉

趙領敦寧

萬永

成服日致祭文

維道光二十六年歲次丙午十月癸丑朔十四日
丙寅外祖贈議政府領議政行領敦寧府事豐恩
府院君忠敬趙公之訃至予率百官舉哀闕庭擬
成服日臨哭于公之靈筵而未能越四日已已望
哭于禁川橋命有司設饌外孫國王親綴文字謹
遣內閣檢校待教趙鳳夏替奠而告之曰嗚呼慟
矣公胡忍棄我 慈殿貽終天罔極之慟至使予

小子抱此世無窮之悲也猗我 慈殿事公之之
孝之誠純篤根性洞洞屬屬卓越百行此小子之
常所服誨而觀感者也嗚呼小子以 慈殿之心
為心以 慈殿之事為事天理之正也人情之常
也况小子於公情理之別匪尋常祖孫之比也哉
自予誕彌之初式至于今其保護教導之苦心至
忱靡不用極寒燠保畜飲啖節宣公之所以戒小
子也終始典學危微精一公之所以勉小子也無
教逸欲則公乃披心善政養民則公乃進言志願
予小子期望予小子非先王之憲章不陳之非前

聖之謨訓不稽之忠欵焉誠實焉夙夜不懈罔或
少忽嗚呼小子孤露未堪家多難公感知遇於
兩朝受倚毗於 太母以肺腑之親托心替之重
鞠躬盡瘁出入贊襄非我公何由以得有今日民
國之維持耶惟勤與勞終不可諉也若公之恢銓
注而策廟務掌甲兵而縮金穀功業不為不多而
在公特餘事也嗚呼夫何无妄之祟為三年之久
小子於此尤竊有慟恨者往在癸卯冬小子患痘
頗不順公於是乎勞心焦慮無晝無夜禁直多月
血竭神耗積致難醫之源委無復舊日之形容小

子之隱憂悶念豈外人之所可盡知者耶昨冬元
舅之慘喪天實難諶以公之仁和德厚宜其受祿
而遲暮逆理一至於此寃乎慟矣尚忍言哉嗚呼
小子靡憑靡依只有賴公而為安恃公而無恐不
料秋間之一面遂作千古之永訣荐禍斯酷今焉
已矣公何使予悲恨纏結掩抑徊徨若將復見而
不可得也耶仰觀 慈殿號擗之過度俯惕小子
險釁之至苦此何景狀有淚無從慨日時之不留
既殞歛之奄過嗟德儀之邈不可攀况非真而如
夢抑哀綴辭替告予衷公靈有知庶鑑予今日之

慟也嗚呼慟哉

趙忠敬公

萬承

發引日致祭文

自公騎箕予慟曷極轉盼之頃禮月易得 慈殿
大孝隕號深墨小子情理若為寬抑俾也可忘久
切緬憶蹟公之志忘家慮國紀公之行偉功厚德
嗚呼我公當世之特以祖孫親為朝野式篤斐弼
匡本乎學識 先王曰嘉履操謙飭公惟導予一
是悃幅公惟輔予允矣正直汗竹有光金石可勒
豈予私公鞠瘁盡職而今成就伊誰之力終始忠
勤小心翼翼于何復覲令儀令色繫惟夫人貞範

懿則誕我 慈聖逮予護翊芝醴根源賢淑閨闈
捐棄在先撫舊增盡春阡兆吉啓輜載即同茲佳
宅神理罔忒執紼臨哭齋意未克倏焉永隔雪風
悽惻予將疇依苦恨靡泐忍說西河天實難測愍
恤後嗣報宜不食替奠冀歆有淚沾臆

景祐宮酌獻禮祭文

丁未

維天為大 純廟則之達虞舜孝鞏姬周基於乎
顯穆 聖人之母忠獻餘慶範懿德厚自膺嘉選
禮遇載隆哲規令猷愈謙愈崇絲我 宗祏長發
其祥宏功徽則何時敢忘緬懷入宮 寶甲周躔

恩深啓後誠切奉 先小子興感適追 皇祖皇
祖之思繼志繩武永言報本是日來展洋洋孔邇
尊爨虔歲若覲 音容簾帷儼然冀錫申休尚鑑
潔蠲

趙忠敬公

萬永

小祥日致祭文

自公捐館一暮遽盈墓草云宿燧木屢更以予小
子情理之單曷慰 慈衷致寢膳安公於家國有
德有功保恤予孤導牖予蒙由初及終鞠瘁是期
苦心危悃匪外人知癸冬勤勞俾也可諼遂召无
妄源委則存時猶起居獲拜容顏民憂國計耿然

如丹西河血淚豈公所有日懃月就寔由悼疚冰
稼告稷星嶽斯頽俯仰廓然常期且迴臨吊汔曠
恒禮莫展 慈孝 慈慕子則誠淺繹今日懷若
前冬時邇列替伸庶歆茲卮

判府事沈象奎隱卒教 戊戌

此大臣即 四朝耆舊也以清雅愷悌之姿有端
方堅貞之操華國之文章也傳家之秉執也非但
為同朝所推許粵自 正廟在宥際遇隆重托以
腹心亦我 純考體 先仰成擢至上相逮予小
子倚仗之篤不啻若著龜而况有院相之勞乎病

患之報無幾長逝之單遽徹一段為國之苦心何
處復見予用悼廓無以為喻卒沈判府事家東園
副器一部輸送成服日遣承旨致祭祿俸限三年
仍給嗣孫待闋服調用禮葬等節令該曹依例舉
行

正言李晦榮刊削教 庚子

即見臺疏全篇旨義極其荒亂外托言事內實挾
雜豈有如許風習如許交象乎此不可以言官而
容貸正言李晦榮施以刊削之典
遂安等邑民家失火恤典教

種種有此流丐之衝火民家燒燼與爛死若是夥
多聞甚驚悼元恤典道臣雖已舉行別恤典亦為
題給爛死人等如有生前身還布並蕩減使之即
為結構莫接無有一民失所棲遑之弊而譏捕禁
戢之方各別嚴飭於各該營邑鎮更無如是之弊
事廟堂措辭嚴飭

都政日飭兩銓教

每都目飭諭視為文具反用慨然初任守令之擇
差何時不關重而今日急務莫先於此振拔淹滯
收拾人才尤切於目下並以此意分付兩銓另念

對揚忠臣清白吏 皇朝人子孫西北松都人及
軍功人尤加收用事一體分付

判敦寧金道根隱卒教

此重臣貞亮之姿淹雅之識明達之材更於何處
得來重以義同休戚克趾先武斷斷向國勤勞久
著朝家所以倚重何如而不幸病淹于家自我不
見今幾年所忽見逝單予心之盡傷如此况我
東朝至切之恫乎卒判敦寧金道根家東園副器
一部輸送元致賻外別致賻令該曹優數輸送成
服日遣承旨致祭

奉朝賀南公轍隱卒教

即聞元老之長逝實用愴盡此大臣以端亮愷悌之姿溫醇清慎之操加之學術淵粹文章爾雅克趾乃家之美早荷正廟之眷而自純祖睿筵之初逮予寡躬任三世輔導之責厥功茂焉不但為廊廟翊贊之勞而已况其懸車之後年尊德邵歸然若靈光之存今焉已矣卒南奉朝賀家東園副器一部輸送成服日遣承旨致祭嗣子待闋服調用祿俸限三年輸送令弘文館不待謚狀葬前議謚

祭酒宋啓榦隱卒教

辛丑

故祭酒以耆耆儒賢雅操彌堅予所以期致經席爰擢正卿繼宣敦召而逝單遽至悵盡曷諭吊祭之節喪葬之需令該曹照例舉行造墓擔持軍亦令本道題給

陳賀後貢人舊遺在諸道舊還蕩減教

慈德益隆冊寶恭上予小子懼忤之忱庶得少伸其在廣慶之道不宜以特例為拘貢人舊遺在三千石市民徭役限一朔泮人懸房贖限十日諸道舊還十萬石並蕩減事令廟堂行會

四忠祠致祭教
是歲即 英廟冊儲之再回甲而我 正廟祗謁
元寢之年也予小子敬遵故事粗伸追慕而緬惟
四相臣協策之功殉國之忠永扶 宗社曰篤不
忘在今日繼述之道豈可無示意之舉依 正廟
辛丑已例四忠祠遣承旨致祭

飭禁乘轎教

俄筵聞乘轎之肆然冒禁云苟有一分國綱寧容
如是如是解弛何以為國此專由於掌法之臣按
廉之地視朝令如弁髦也毋或以冲君新搃未能

照察而然歟凡我卿士庶民咸悉此意

暑月貢鰻永減蓼茸與燕貿量減教

予於生熟鰻事欲一番下教矣浦民海採之艱實
關人命而暑月冰輸尤為痼弊况有 正廟 純
廟兩朝可遵之命乎自今五六七三朔生熟鰻封
進於藥院者並永為停減以紓一分之力因此思
之為國以儉當以身先嶺南貢蓼一斤北關鹿茸
六對關西鹿茸四對內局尚方燕貿四分一每年
權減仍令度支照管收儲用備民國不時之需事
分付

右議政鄭元容罷職教

右相事豈不異哉前後敦勉庶可感回而舉措轉益乖當事體轉益虧損是欲力抗乎務勝乎敬禮自敬禮分義自分義右議政鄭元容施以罷職之典

前右議政鄭元容復拜相職教

向目前右相處分特不過稍存朝體而亦欲使前右相所引之義更無餘蘊也然而當此潦炎使眷注想望之大臣許久棲遑於鄉廬湫隘之中者于予心恒用不安前右議政鄭元容叙用復拜相職

仍以此傳教遣史官傳諭與之偕來

都政日飭兩銓教

每都目守令初仕擇人之教輒歸文具良用慨然今當躬攬之初特行親臨之舉者意非徒然惟我兩銓之臣果能對揚乎仍作例飭乎咸須知悉

判府事朴宗薰隱卒教

此大臣端雅之姿綜明之才不但華國之文采而已先朝之所簡拔也寡人之所倚重也向因醫官之啓雖知證形沉綿平日精力尚有所恃今見逝單不勝愴盡卒判府事朴宗薰喪隱卒之典依

例舉行成服日遣承旨致祭祿俸限三年輸送其子待闋服調用

忠獻公金昌集忠文公李頤命忠翼公趙泰采忠愍公李健命慶恩府院君金柱臣致祭教

今日即我英廟陞儲之再回甲也予小子羹墻之慕曷敢不敬遵我正廟已施之典乎四大臣及慶恩府院君祠版並遣承旨致祭若在外道則道內守令差定祭官事分付

領府事李相璜隱卒教

領府事又逝矣周歲之間元老耆舊之次第凋零不勝驚廓况此大臣端重之姿明剴之識逮三朝躋八耄歸然為師保著龜予所敬信而朝野之所倚重者乎重為之愴盡不已卒領府事隱卒之典依例舉行東園副器一部輸送成服日遣承旨致祭祿俸限三年輸送嗣孫待闋服調用

刑曹叅議閔致文問啓教

壬寅

秋議䟽之臚列西繡若是狼藉而直閣對章則以為全無來歷云到此地頭反詈繡衣之有傷事面猶屬細故其在朝家之處分決不可置人於黜昧

之地刑曹叅議閔致文令政院招致啓板前其疏
所陳繡衣事條條問啓以入

刑曹叅議閔致文刊削教

秋議之疏論繡衣事涉贓污不可不一番覈實故
所以有問啓之舉矣今其所陳不過自明而已要
之非的確可據而然也設令繡衣真有可論臺閣
風聞不患無人則繡勘守令之若是反詈非但於
古無聞實有關於後日無窮之弊揆以朝廷事體
決不可仍置刑曹叅議閔致文施以刊削之典

閔致文問啓捧入承旨罷職教

此問啓可謂問東而答西也所問者即論列御史
之諸條而無一立證漫漶為說者是果執跡之言
而據實之對乎况其屢幅張皇有若爰辭之分疏
者俱非特教所問之事則惟允之地固宜退却而
循例捧入極為駭然當該承旨罷職

因日次殿講儒生不赴嚴飭泮長教

今日日次殿講四學東齋儒生舉皆不赴云未知
緣何事端而究其實則自歸於王命之力抗士習
之角勝也世道至此寧不駭惋終當有嚴處之道
而今日日次講姑先撤罷不能檢率之泮長施以

及身不集卷之九十一
六
謹削之典其代行副護軍李啓朝除授使之當日
內修正單子以入先舉行後謝恩講則明日更試
於仁政殿考官仍用命官舉行

東齋首倡掌色及不赴殿講儒生並停舉教
日前東齋掌色果何為也義理乎情勢乎此輩事
予雖不欲索言苟有一半分嚴畏君父之心寧容
若是然而此輩無足責也即其父兄之責也果有
父兄教飭豈至於此等駭悖縱恣之舉乎此不但
今日君綱臣分世道士趨之壞敗無餘而已所當
嚴加處分而其在不治治之之義反不如略施責

罰使之警惕之為愈東齋掌色之首倡及不赴舉
儒生一併勿限年停舉錄名以稟

判府事金弘根隱卒教

此大臣器識之宏偉秉執之峻嚴固何如而登庸
無幾施措未展纔許釋負逝單遽至驚歎之外曷
勝愴盡卒判府事金弘根喪葬諸節自當照例
舉行祿俸限三年輸送嗣子待闋服調用成服日
遣承旨致祭

吏曹判書金道喜禁推教

癸卯

昨日吏判疏批之後又以外言者何也既無連

累又無遭罹而以飭以諭褒如不聞分義道理果如是乎秉執乎違拒乎固當嚴加處分而亦有斟量者存吏曹判書金道喜姑先下義禁府推考

吏曹判書金道喜申飭行公教

昔在 正廟相臣中亦多有與此吏判所處相似者而未聞以此自引亦未聞以不為自引非之者豈或今人處義加於前人而然乎况故相之不敢自引於 正廟者此吏判乃引之於予乎黜削流放何所顧惜而苟如是則反使之作為處義也更不欲以此吏判去就為飭牌去來勿為入稟

經筵官成近默始興行宮延見教

儒賢所住知在輦路所經之邑擬於始興行宮延見以慰平昔渴想之懷遣史官馳往先諭此意于經筵官成近默

正廟朝逮事人加資教

今距 正廟御極為四十有四年矣祇謁 仙寢感慕倍切謹稽 正廟癸丑推恩於 英廟侍從諸臣而時距 英廟御極為十八年則以今較昔合有示意之舉逮事 正廟人中法從抄啓以上並加一資資窮者令該曹遣曹郎別賣紬米存問

以示予小子式遵之意

翼靖公洪鳳漢特施不桃之典教

今年即甲子 嘉禮後恰滿百歲而既謁 園寢
肇行 閱享小子愴慕當復如何聞洪翼靖公祠
版將以親盡遽遷云載追 正廟情事豈可無仰
體之舉乎亦已稟承 慈旨翼靖公洪鳳漢特施
不桃之典

全羅監司徐箕淳謹罷教

泮儒捲堂事予固以為太不稱當已有所洞諭者
而科題之禁莊列自有舊典則此雖非大比之比

以此拈出豈非乖當之甚乎全羅監司徐箕淳施
以謹罷之典

關西殿最改修正上送教

前後提飭何如而關西殿最果何為也通一路皆
善治乎道臣不欲事事乎將謂予無足畏憚乎歷
日思之寧欲無言原啓本還下送使之改修正上
送事令廟堂撥馬行會

都政申飭教

遐土窮鄉亦多有經行之士弓馬之技可合收用
者而每都政提飭都歸文具今番則各別對揚事

分付兩銓

飭掌試道臣及京試官教甲辰

科場嚴考試公然後人才可興士趨可正其嚴不嚴公不公顧不在主司之實心對揚乎百年積弊雖難一一追論而向者大臣筵奏特其大略耳國有關和予何多誥令廟堂以此下教更為措辭關飭於掌試道臣及北評事處仍令政院招致京試官都事於啓板前各別曉諭可也

金邦斗刑配教

先正文集雖有所重此不過本家子孫爛議處之

之事原非推上朝廷者而况事在四十年前乎但所謂金邦斗者前後供招何其囹圄胡亂也其挾富忘祖之罪不可容貸令該曹發關捉上嚴刑遠配

前全羅監司徐箕淳投界教

此係先正遺集之事而又登臺疏故姑使之行查則此胡甚難而始也單查單招草草了當已不成事體仍又遷就不為舉行以致屢煩飭教者果何故也至於揭題不審之失前已勘罷而若曰真如言者之言意在移怒自陷醜正之科云爾則察以

事理寧有是也寧有是也但職在藩臣擔閣朝令
法紀所關不可仍置前全羅監司徐箕淳施以湖
沿投畀之典

徽定殿祥後禫前仍用布帶問議教

內喪在先時笠制既為釐改則祥後禫前之燕居
服仍用布帶亦似未安令該曹問議時原任大臣
以稟

大司憲李憲球投畀教

都憲疏屢日思之駭恠莫測以捕招則直是誣罔
無足多卞况於鞠查之後罪人已為自服本事今

皆落空則忽又以無形沒把之言撓及故重臣故
相臣姓名登諸章奏者指意何居誠可謂究不解
而說不去也此不可曲恕大司憲李憲球施以投
畀之典

賜豐恩府院君趙

萬永几杖教 乙巳

豐恩府院君今年當入耆社矣仰體 慈念予所
喜幸當如何哉几杖之禮擇日舉行仍以此意遣
史官傳諭

飭方伯居留之臣民國弊端條列狀聞教

予之嗣服已過十載民國之事無一可恃予雖寡

昧豈不知皆由予不能自強乎咨爾方伯居留之
臣悉具民國為弊之端條列狀聞以備觀省俾廟
堂從長稟覆而其各悉心對揚毋孤予寡人臨門
詢訪之至意事三懸鈴行會

三司譴罷九列越俸教

朝參之意專出博詢而今日三司所陳不過備例
文具而已並與官師之規而無之良可寒心並施
譴罷之典雖以陪參之九列言之亦豈無一言半
辭之建白者乎亦捧現告越俸以勵羣工

清北慰諭使差送教

清北諸邑水災以道啓之已徹者觀之漂頽滄沒
若是驚慘况其棲屑失所之狀如在目前乎慰諭
使令廟堂擇差使之明日下直新道伯亦令從近
辭朝

清北被灾邑下賑資教

慰諭之行雖已發送計其漂過四千滄踰五百清
北列邑無異滄桑則惟恤之念靡所止屆此豈以
常例拘哉道內上納京司錢中限三萬兩折留以
為頽壓修改潰決補築之資其給代之方令廟堂
從長稟處可也

大護軍趙秉龜隱卒教

訓將喪逝極用驚盡此重臣乃心王室勤蓋著績
予所倚毗今焉已矣卒大護軍趙秉龜不待謚狀
易名之典即速舉行東園副器一部輸送成服日
遣承旨致祭喪需亦令該曹從厚輸送

清北被災民人發倉移轉及時狀聞教

予於清北民事常所係念而當此歲窮呼寒之時
被災之餘果能無流離失所之民乎方伯守令想
必極意對揚而丙枕憂念不勝憧憧可以發倉者
發倉可以移轉者移轉凡係措置及時狀聞以活

我西土之民事令廟堂三懸鈴知委

諸道殿最申飭教

民生之苦樂由於守宰之治不治守宰之治否由
於殿最之嚴不嚴朝家之前後提飭非止一再而
視為文具每當京察僅以一二疲殘之類塞責而
止豈曰國有紀綱乎今日無告之民皆我 祖宗
之赤子也窮蔀受困在於貪墨之未祛予雖否德
君臨于上豈可坐視而莫之恤也今當考課之時
先此令申之諭如或循私用情不以實登聞有所
現發則當施以一切之法階前萬里予亦豈無可

知之道乎其各惕念對揚事令廟堂措辭行會

綏陵遷奉收議教 丙午

綏陵遷奉之議已久亦為親審而事體至重不可不十分難慎博詢處之時原任大臣二品以上待明朝來會賓廳收議以入

綏陵遷奉教

綏陵遷奉之議已為仰稟于 兩慈殿親為奉審而堪輿之言朝廷之論可謂詢謀僉同予志亦已大定諸凡儀節即速舉行

遷 陵時內下三萬緡錢以補都監需用教

遷奉之舉即積年經營而既得吉地愴幸交切第今始役不遠內下錢三萬緡以補兩都監需用與民戶毀撤民田給代之費事分付

遷 陵時 大王大妃殿服色收議教

遷 陵時 大王大妃殿進御服色該曹雖依癸丑年例以淺淡服磨鍊而今番與癸丑有異終涉疑眩時原任大臣禮堂在外山林處收議以入

遷 陵時總制白靴以白鞋磨鍊教

總服白靴已例則為其常時所着而今番則既非可援又無所當更以白鞋磨鍊事分付該曹

及聖祖集卷之九十一
二十六
遷 陵時路祭後先詣新 陵所迎哭教
隨 輦非但有已劄子之情事痛迫期欲行之屢
承 兩慈殿下教懇摯惻怛至使諸大臣相率力
挽到此地頭不敢不仰承 至意十八日路祭後
當先詣新 陵所迎哭矣依此改付標以入

遷 陵後揚州城餉耗條除減教

大禮克襄愴幸交切新舊 陵役浩繁雖是都監
舉行必多有貽弊畿民之端况又揚州邑之專當
者乎其在軫念之道何用常例今年城餉許令邑
捧耗條特為除減軍需亦不可不念令廟堂區劃

給代

黃海監司金鼎集謹罷京畿關東關西三道
道臣緘推殿最啓本改修正教

殿最之前後申飭何如而今番四道之各以如干
殘邑中考磨勘者此何道理乎至於海西之一邑
中考尤為駭然如是而朝令何以行乎黃海監司
金鼎集施以譴罷之典原啓本勿施待新道伯赴
任使之更為修正京畿關東關西三道道臣並施
緘辭從重推考之典啓本亦令還下送使之罔夜
改修正以聞

及聖祖集卷之九十一
三十一
飭經行武技別薦人收用令備堂及曾經監
司守令別薦教

去年有經行武技之別薦而尚無一人舉擬者烏
在其蒐羅之義乎分付兩銓另加收用仍令廟堂
務精考選以為次次進庸之地守令別薦亦令備
堂及時原任曾經監司各薦以入事一體分付

豐恩府院君趙

萬承

隱卒教

慟矣慟矣尚何言哉病患多年沈篤而期望恒切
於適復豈料今日遽承凶音予小子驚慟之懷已
無可喻而 慈殿憂慮煎灼之餘遭此罔極之境

抑以何辭仰慰寬譬實不勝悶迫之至嗚呼小子
遭家不造先庚後甲險釁閱歷賴至誠之保護式
至有今日者繫誰之賜也受 兩朝之托付逮寡
昧之仰成以祖孫之親兼導迪之責輔予以養德
翼予以篤敬內以忠勤勲勞之大外以寅協匡濟
之績垂二十年始終如一日其衛國忘私之純心
偉功求之古昔孰有倫比昨冬元舅逆理之喪已
是家國之不幸而未及一暮又聞此報慟矣慟矣
予將疇依卒豐恩府院君家東園副器一部擇送
崇報之典不容暫緩不待狀令弘文館當日議謚

遣閣臣致吊明日遣承旨恤孤祿俸限三年輸送禮葬等節令各該司照例舉行

因雷異減膳求言教

雷電之頻疊無如今年而轟轟之異又發於收藏之時災豈虛生必有所召予小子冲齡否德上不能對越天心下不能懷保民生以致仁天示警至此之極慄惕憂懼曷敢自己自今日減膳三日凡厥在廷各陳袞闕以及時政俾為修省消弭之策王大妃殿寶齡四旬親上表裏致詞箋文陳賀教

明年即我 慈殿寶齡恰滿四旬在小子愛日之誠慶祝曷已謹遵戊子已例宜舉進爵之禮故自內屢為仰請而 慈殿以儀節之張大私情之悲慟不賜勉從之 音下情豈勝缺然既有如今日援據之已例則飾慶無所為拘而仰體撝謙之慈心亦不敢縷縷力請進爵之節自有展誠之時當於月正元日親上表裏致詞箋文告布等節令該曹磨鍊以入

陳賀後貢人舊遺在諸道舊還蕩減教

丁未

月正元日縟儀誕舉予小子頌祝之忱曷有其極

仰體 慈殿撫謙之德雖未能備禮識喜亦豈無
廣慶之道貢人舊遺在三千石市民徭役限一朔
泮人懸房贖限十日諸道舊還最久條限五萬石
並特令蕩減事令廟堂行會

景祐宮酌獻禮親行教

今年即 嘉順宮嘉禮周甲也仰體昔日之 孝
思倍切追慕之忱二月十二日當詣 景祐宮親
行酌獻禮祭文當親撰以下矣該房知悉

申飭儒武及守令別薦教

年前儒武與守令別薦間或收用竟無實效蒐羅

人材之本意果安在哉况崇獎儒術大關世教之
污隆小民命脉專係守令之治否而前後另飭便
歸文具可勝歎哉大政隔月選舉之方不宜蹈循
常例林下讀書劬躬篤行之士令道伯居留之臣
勿拘前啣與儒生博採以聞文蔭武廉明著績人
亦自廟堂收薦於諸備堂及曾經時任藩臣並與
前薦合抄啓下銓曹以為擇用之地

公貨犯用之守令還徵逋吏用律收議教

向日賓對酬酢專為民事也守令之犯用公物蔑
法饗利剝割民產假托私貸之類設法不用每準

輕律則哀彼小民何以聊生所以有嚴立科條之議而即見右相之劄以律文增減為慎亦無恠其如此也立國規模本尚忠厚 列聖仁澤浹洽民心則今不可別立苛刻之條而若王府之法文自在犯者之治律反輕則非但人不信法此何異於罔民而誨盜也哉參互本律期于無刑使彼無良不法之輩革心改面知戢而罔犯則民國之幸莫過於此並與守令還徵逋吏用律宜合廣詢而處之收議於時原任大臣諸備堂曾經藩任令廟堂條列以聞

嘉禮經費省略教

嘉禮設廳既有日矣度支尚方措備物種已於別單中點下而以今經費凡事宜從省略豈容一毫侈靡乎須體此意一依丁未年例無或過濫納采等各項行禮日內外宣醞並除之本家接待果盤與禮單亦令除之事分付都監

犯越罪人施以次律教

日前北查中宋朝不伊事廟堂回啓之置辟雖出於守經而渠既蒙駢隨父犯禁况父子並命在所惻念合有傳輕之道特以好生之意減死次律施

行事令廟堂分付本道

因雷異減膳教

邇來冬候之太暄已有乖於時行之令而轟燁之異又在此際不令不寧不啻若警告而提撕滿心驚悚繞壁不寐其在昭事之道何敢晏然自逸自今日限三日避正殿減膳撤樂庸伸予一分懋對之忱

純宗大王 翼宗大王追上尊號 大王大

妃殿 王大妃殿加上尊號教

明年即我 大王大妃殿恰躋六旬 王大妃殿

望五之慶年也予小子歡欣頌禱之忱容有極哉摸聖德於王牒祝寶齡於瑤觴即亦我家已行之典禮政合援用於今日而况我純宗大王暨我翼宗大王聖德大業比如天地高厚環東土億萬蒼生至百世有不能忘者而尚未有發揮闡揚之舉予小子攀慕靡極之情尤當如何今當亞歲令節招見時原任大臣及禮堂以此大典下問則僉議詢同一辭稱慶亦已仰稟于兩慈殿矣純宗大王追上尊號都監 大王大妃殿加上尊號都監 翼宗大王追上尊號都監 王大

妃殿加上尊號都監合設舉行政官牌招開政都
監堂郎差出

王大妃殿 王大妃殿親上表裏致詞箋
文陳賀教

明年慶禮即千一之會也雖有上 號與稱觴之
舉若不於元朝先行告布則區區缺然當復如何
纔以此事詢及大臣而大臣之議亦不以為不可
則豈可以已例有無有所趨趨謹當於月正元日
親上表裏致詞箋文于 兩慈殿矣告布之節令
儀曹依例磨鍊各道則方物置之只進箋文事分

付

鍾城前府使鄭誠一依律發配拿囚稽滯者
令金吾察飭教 戊申

日前赦單雖以遇慶曠蕩之意並令放釋而其中
繡衣封庫人與他罪有異其在懲貪之政不可任
其倖逭鍾城前府使鄭誠一依本律發配因此而
又有提飭者凡待待命拿囚者皆有期限而或至
三四朔以候僥倖亦關紀綱此後則令金吾察飭
事分付

揚州囚李玄文島配教

李玄文即駭悖沒覺之類屢經查招合施當律而以法從卿命之人宛轉呼號於縲絏桁楊之下者亦既多年足懲其濫杖之罪况今慶會無前霈澤旁流非曰無辜寧失不經楊州囚推罪人李玄文特為減死島配

海恩府院君吳命恒故相臣崔奎瑞家遣官致祭祀孫調用教

是歲即我英廟揚武戡亂之再回甲也祇謁仙寢愴慕采切向因大臣所奏既致侑於表忠褒忠兩祠矣戡亂諸臣之忠之勞又豈無示意之舉

海恩府院君吳命恒家遣禮官致祭故相臣崔奎瑞家一體致祭兩家祀孫並復職調用且念効忠樹勲之人不止於此而有不能盡舉咸須知悉

大司憲徐箕淳等謹削教

朝家之設置臺閣豈為課日違召而止乎日前諫疏予既付之公議則三司宜有可否而一向寥寥此果顧瞻乎侮弄乎君綱臣分掃地無餘大司憲徐箕淳大司諫權大肯並姑施譴削之典

掌令李濟達等投畀教

予非必欲使此輩論目下事也臺體朝綱不容乃

爾既有昨日處分則宜其警畏而今又肆然違牌
或止自列此果效死乎立節乎壞蔑臣分眼無君
父至此之極寧欲無言寧欲無言掌令李濟達持
平林翰洙正言金昌秀並湖沿投界

瑞興等邑滄死人恤典教

人命滄死已極驚慘而民家之漂顏田陌之潰決
若是夥多當此秋穫未及之節失所棲遑之狀如
在眼前誠甚矜惻滄死人等如有生前身還布並
蕩減結構之方修築之舉元恤典外別加顧助俾
各奠接事廟堂各別措辭分付

因雷異減膳求言教

當此收藏之節有何轟燁之異乎天之降灾必有
以也靜言思之咎在寡躬自今日避正殿撤樂減
膳三日凡我大僚三司及在野之臣咸言得失毋
有所諱

雷異後因大臣劄子責躬減膳教

昨日昨夜又有雷異矣上天之示警於小子何其
至也十日之間丁寧諄複不啻若耳提面命不穀
茫昧雖未知譴告之在何事而天豈遠人灾不虛
生反顧循省惟有憂懼責躬舊例不可以應文而

廢之自今日減膳三日以伸敬畏萬一之忱予則雖以貶躬之意特減常膳至於大臣引義之劄本是過當則續續為之反歸屑越大抵致災皆由予否德何有於大臣今番則須各安心

罪人李承憲安置教

李承憲之絕悖之言網打之計即此已可不赦至若而鞫而訊情節之終不直招尤極狡惡固當到底窮覈明正典憲而張大之舉不欲拖至多日姑從寬大之典特貸一縷鞫廳罪人李承憲旌義縣減死圍籬安置

大王大妃殿寶齡周甲稱慶教

明年即我東朝寶齡周甲望七之慶年也予小子愛日之誠難老之祝容有其極宜舉大飾慶之禮以伸喜懼之忱故自內屢為仰請則以儀節之張大不欲連舉於頻年終靳勉從之音情私之缺然雖切而承順撫謙之慈心允合養志之道當於月正元日親上致詞箋文表裏矣告布之節令儀曹磨鍊以入

大王大妃殿寶齡周甲陳賀後施惠廣慶教

己酉

今年即我 東朝周甲之慶年也親行上箋之禮
庸伸祝罔之忱此日子心之歡欣忭幸何以容喻
其在及老之義宜有識喜之舉文臣三品侍從以
上武臣三品相帥以上蔭官三品準職以上年六
十一歲人各加一資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施惠尤
屬於廣慶之方市民徭役限三朔泮人懸房贖限
二十日蠲除貢人舊遺在限五千石諸道舊還家
久年條限十萬石並蕩減事分付京外仍令政院
下諭道臣居留之臣使匝域民庶偕知此歲此時
為國家莫大之慶

飭科弊教

科場之弊古或有之然古之科弊惟在於考試之
難明程式之不工也今之科弊又有在於考試程
式之外者物色而取之書札而圖之許多蔑法營
私之習茶飯行之甚至以莫重之國試便作龍斷
之私貨是以每經大小之科輒失中外之望泯泯
琴琴駭聽四方若此不已國何以為國乎一言而
蔽之曰為公為私惟在於掌試者則為其任者苟
能一心持公明白對揚雖百伎幻弄千徑鑽刺所
謂關節焉得到於包老也大抵士趨之不正則試

官之不秉公而然也試官之不秉公則謂予一人
可以欺蔽無所畏忌而然也思之及此寧欲無言
見今生進覆試只隔數日姑未知畢竟試取之如
何而如是別諭之後視同尋常不思警惕則是不
可以人理臣分而責者國綱雖曰掃地太阿不在
此手乎若於事過之後有毫末涉私之入聞者律
以作奸科場之外加施不信王言之罪而雖以士
子言之皆是公卿自期之人也其若發身之初已
犯罔上之科他日事君將何以藉手乎為其父兄
者亦不敢曰在家不知此則隨其現發斷當以加

倍之律罪其家長矣須各知悉惕念舉行事自廟
堂別般申飭

大王大妃殿周甲誕辰親上致詞箋文表裏
教

東朝周甲誕彌之辰近隔一月即 國朝罕有之
大慶也 誕日又當行賀禮告布則只行於元朝
已諭於昨冬筵中矣予小子罔陵之祝尤切於虹
流之節仰承撫謙之 慈德雖不敢張大飾慶五
月十五日當詣明政殿月臺親上致詞箋文表裏
略伸微誠依乙卯年已例磨鍊儀節以入事分付

該曹

列聖御製卷之九十七

列聖御製卷之九十八

憲宗大王

文

諭領議政李相璜 丁酉

卿 三朝舊臣國之元老今茲重卜簡自 慈衷
豈非傳所云尚猷詢茲黃髮乎卿試思之歷考往
牒國勢之孤危岌業寧有如今日之甚者乎然則
其維持而奠安之道匡弼而整頓之責捨老成伊
誰而又誰賢於卿哉卿不以小子之言為是則已
矣如以為是則以卿平昔體國之誠想必不待竟

日而幡然矣

諭右議政李止淵三首

有國之置相何時不重而未有如今日之甚者嗚呼肆予冲人叨承艱大之業仰賴我 慈聖覆育之恩姑幸朝著無事方域獲安而以言乎紀綱則委靡而無振起之望以言乎朝象則泮渙而無寅協之道以言乎民生則倒懸而無樂業之期以至凡百攸為無一可恃彌綸匡濟之策顧不在於輔相之得人乎卿以端方簡貞之操有憂國願忠之誠歷試內外績庸茂著標準廷紳輿望久蔚今日

東朝之特簡實由我 純廟知遇委畀之遺意也豈徒小子之所深幸卿亦當感激恩造益倍於他人而其所以振紀綱而靖朝象救吾民於倒懸之中者予豈不責之於卿卿豈不自任而圖報乎自卿枚卜之日予實喜而不寐茲遣史官略悉心曲望卿即日幡然以濟時艱

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日昨之批固已罄予衷曲矣竊意卿之不日幡然跂予之餘又何往而不復也卿於予縱無可報之德獨無可讎之言乎以卿平日才學早抱當世之志歷試內外無適不當

今又進而居有為之地目見時事之艱險有岌岌殆哉之憂而方且佻泄優游袖手傍觀不展布其所蘊則其為負壯行之心而缺朝野之望當如何也望卿念大義之終不可逃悶國事之終不可緩一朝起而整頓之予方拭目以俟

予之欲必致者重在民國有其說而不可已者非所謂公而卿之所固辭者重在虛文無其說而強為之說非所謂私乎雖在庶僚尚不可以私掩公况以輔相之重居具瞻之地欲以強為說之私易不可已之公曾謂卿念不及此乎然則卿之去就

不待兩言而決予何多誥茲遣史官庸申偕來之意望卿勿復固執即起膺命

諭右議政李止淵

己亥

史官之回謂卿即起偕造今見附奏延行之餘大失所圖噫輔相果何等重任也進退去就關係甚大尤宜十分審裁無一毫逕庭者然後上下相孚兩盡其美而今卿之迸出江干浼浼然若置國事於相忘者其果洽符於義諦乎設有可引之端若念及於今日國勢以公為先則自處之道固不當如是况此所以為引尤是萬萬過中禁堂之疏因

論律義語太快而欠稱停不知其為虧損事面之歸而實亦何嘗逼授於卿乎卿之以此而至為官職去就之義者此何言也此何言也誠不覺愕爾而驚繼之以慨然憂歎實非所望於卿也予小子平日誠禮之不足固當自反而 慈聖特諭又不啻懇惻敦摯則揆以事體亦豈可一向無變動乎須勿相持即為還第以副予意以幸國事

諭右議政趙寅永五首

有國則有相置相而得賢國之福也予雖寡昧卿之賢知之審矣亦惟我 東朝則哲之明察卿甚

賢每承憂國憫時之 教惟卿可以濟艱匡危奉 聆以退心焉有所恃者久矣苟非卿賢矣上之注意下之受知豈如是之深且大乎且孝友忠蓋家法於卿而卿克趾美文學才猷大用於世而世莫與京任輔導而專資啓沃則宿儒之處深嚴也歷外內而茂成績庸則朝野之想風采也今欲加以大擔負責之以大期望惟卿是已非卿莫可 慈志先定無待乎金甌之卜也喜幸有日先敷心腹之諭卿庶諒之無欲文具之備焉 日昨敷心之諭謂卿犁然感 慈眷之特殊體予

意之深懇遙朝之期知在不日及見附奏有不覺
惘然失圖者蓋君臣之間貴在知心况予之於卿
乎是以予之諭卿果不能華其辭而衍其語只道
實際以冀孚信而卿之所以復予者不免乎前人
例述草草浼浼無一言相感之意是豈所望於卿
哉卿試思之鼎席之不得具備未有如近年之久
而今又空虛豈可規規於往來之禮拖過歲月置
國事於芭蘿之邊乎予不多誥卿無固辭幡然即
起以副如渴之望

前批敷心殆盡餘蘊而卿不見諒若無變動虛勞
凝行可勝悵失卿之所以逡巡乃爾者果是何事
爰立之舉或私於卿而徒欲尊榮之乎人必不信
則為國事耳國事暇豫或可以他泄無甚害乎人
必不信則真如救焚拯溺之為耳一日二日至于
今幾日不思予望日深坐視國事日非由中之懇
聽我浼浼邊幅之末卿乃拘拘所望於卿者自不
如是則憮然慨然當復如何更布至意無復相持
即日趣駕以幸國事

予之所被告於卿者亦既屢矣言皆由中意或相
孚而昨見附奏卿猶聽予藐藐予之誠禮必有所

未盡而然反而自顧慙歎輔相之任猶股肱於人而顧今中書之曠已至多日此無異於人之無股肱其所憂隘當復如何而卿若念及於國事之一時可悶則亦何可一向逡巡不思所以體此至意乎除却千言萬語此非上下相持徒費日子之時也卿須幡然深思即地趣駕渴望之切不暇多及

昨見附奏重覺慙歎繼之以慨咄卿之才德可以弘濟國事非徒予之所知實國人之所知卿無可辭之義難進之端亦非徒予之所知實國人之所

知而特緣予小子誠意淺薄不能使卿即為感回予安得不撫躬慙歎而目前 慈諭極其鄭重不啻惻怛雖使他人見之想必有不暇他顧為國向前之心况卿身親承奉設有難強之事宜其無逡巡相持之舉今乃無緣固辭一往邁邁卿之所執莫由知之予何足言而揆以事體與道理恐不當如是卿試思之予之所慨咄者豈或過矣乎哉予小子冲幼寡昧所欲仰成於卿者亶出於為國為民之苦心至意而卿之不諒乃至於此此豈但曰大違所望實亦萬萬意慮之外若使後人議今日

國家事勢則以卿之不即出膺恐不知謂卿斯何也辭竭意窮而猶此罄布衷曲如是而又復訑訑則雖謂之卿孤負寡躬殊非過語第更諒之方俟回音

諭祭酒宋啓榦

庚子

卿即我 先王之所簡拔也予小子之所尊禮也願見之懷夙宵不忘則卿雖高年久攝迨此日候溫暖安車就道諒無甚妨而亦可以為追 先王之殊遇慰小子之渴想茲遣近侍宣此至意不在多誥惟望諒悉

諭經筵官金仁根成近默宋來熙

寡人冲年御極學未知方專資乎啓沃輔導而苟求其人豈非爾等林下讀書之賢哉前後敦勉非不至矣一向無幡然變動之意者或以寡人質下志卑無足有為而然歟誠淺禮薄無足可感而然歟反躬自慙繼以慨歎茲又別遣近侍布此縷縷此非但予言也即亦舉國臣民之所共望也須諒此意即起上道

諭左議政金弘根六首

辛丑

國之有三公上應台階下象鼎足雖於平時闕一

不可而予方新揔庶務臨宇圖理備位之念不啻
如渴於是乎予志先定兼採詢謀有不待元龜官
占而吾之相定矣卿之世篤忠貞家傳孝友固卿
自有而器量德望為世推服者已久况向國之誠
持論之公秉執之嚴且確乎求之古人亦不易得
歷選同朝捨卿伊誰此所以得卿之後歷屢日自
喜而亦我都民加額朝士相賀者也顧今世道朝
象尚未底定國勢民心尚未止繫而惟予寡昧學
不足以進德治不足以後志則其惟曰二三承弼
之臣左右王室以保守我無疆曆服也此時此任

雖欲不責於卿得乎且元輔共貞端揆并升允為
同寅夾贊之會而予小子恭已南面之基其在於
此茲將心腹之諭先為敷示卿其體予至意勿用
文具之備例即起筵朝

日昨宣諭草草未悉而倚毗之重期待之切亦已
略具之矣以卿平素體國之誠想必犁然幡然不
待更煩敦勉而及見附奏尚作例規是豈予注意
之本意而亦豈卿經世宰物國耳公耳之宿志哉
慨咄之至只以誠淺辭短自愧也卿試思之此誠
何等時也以予眇末托于兆民之上懼不能奉承

先王緒業而其相須而相資者即我 列祖同德
之後裔克世其家也卿非其人哉卿若思卿家文
正以來世作元臣與國同休之義則似不待予言
之再而有所感回者矣詩不云乎不顯亦世予方
以是望卿卿其諒之以副予側席之想

置相之難自昔伊然而惟今日為尤難民產足歟
士趨端歟國計裕歟朝論協歟百度俱隳岌岌乎
有收拾不得之勢此固積衰漸弛非一朝一夕之
故而苟欲扶持而全安之顧不在相惟其人而直
輔篤弼之盡其義哉予所以撫艱大而增惕思得

賢俊與共圖議也草野之間亦必多讀書抱道之
士而旁招爰立破格用人有不可遽議於卒乍則
只當於今日朝廷就地閱資歷中求其有所負重
望者耳此非但我家故事也自卿甌卜以後側聽
輿誦更無二辭豈非古所謂龜從筮從卿士從庶
民從之大同者乎予於是自幸其知人不忒而雖
求之草野其能較卿有優者亦豈易易哉卿乃拘
拘於中書之例邁邁於當世之事鄭重揖遜無意
自任竊為卿慨然也茲又申諭想必諒悉

顧今元輔雖幸出膺其交修夾贊之方正資卿等

之共貞而右揆遙朝亦必視卿駕屨而遲速之則
卿何不念及於此雍容暇豫視若尋常乎前多一
疏再疏便即視事不必為三疏例套則况賓對久
曠庶務多滯一日延拖悶鬱轉甚者乎予之所取
於卿者取卿卓識曠度迥出流俗有可以損文而
就質回澆而返淳挽住世運丕變風習而卿復如
是甚非所望茲申前諭望卿諒悉

昨下批旨已悉予衷想卿亦必有洞然領會者而
依舊退讓全無向前擔當之意豈不使八方矯首
之類反為解體乎鼎席之得以增重廟務之不至

稽滯皆在卿一起而予有必欲致之心卿無決不
出之義則三讓之後又復相持實為悶然古之以
斯民為己憂以斯世為己任者斷不如卿之越視
秦瘠不思所以匡濟也茲更申諭卿須深諒
每下一番敷示輒增一番延佇以予著急望卿愈
勤而卿之變動轉益漠然予於是乎自覺誠不足
以感卿禮不足以致卿慙愧之至採用悶鬱然而
多儀備文元非所以察卿心而安卿心者故只將
一真實無偽者以冀卿或庶幾勉回言至於此亦
云切矣須體予意即為遙朝

諭右議政鄭元容九首

卿之引義不出三載于今矣朝家所以昭晰者靡不用極而卿所以撻捱者尚未挽回是豈我君臣間情志相孚之義哉敦勉之誠寤言不忘乃者爰立之舉不待夢卜而簡之於心採之於衆惟卿諧焉卿於是雖欲復事逡巡不可得也卿是我先朝初年已蒙揀拔眷顧之恩自予胄筵久效輔導之誠者也歷試外內望實俱隆朝野之所瞻想也上下之所倚毗也今欲使端委廊廟坐鎮雅俗則歷數朝端無出卿右卿之文學才猷特卿餘事耳

卿以韋平之閎世濟其美而重之端亮之姿明達之識清儉之操謙約之行積之久而發之遲庶可以上贊君德下匡世道而民與國有賴也况予新搃庶務夙夜憂懼慥慥一念在於得賢得卿之後而喜可知且今鼎席已備庶績將熙卿其毋提往事勿拘故規即起筵朝協恭翊亮俾予小子垂拱仰成

予豈以卿年前遭罹或有一分疑卿之心哉此所以屢煩辭教期欲置卿於無累之地而卿乃以此看作良限以謫以補尚不知變至於甌卜之後仍

即出城傳諭之回又無附奏有若真有可引之情不可出之勢者然是豈先王所以揀拔以遺後人而寡人所以眷注以幸邦國者乎大官去就自異庶僚君臣情志不在虛禮况卿追先報今之義在於此幼學壯行之志在於此乎卿若念及於此必不作如此萬萬過當之舉即為幡然聽我面諭日昨批旨悉諭予意卿庶幾諒之而從今以往卿無可引之事可執之說矣予所以取卿任卿必欲致卿乃已者豈或私於卿而然哉特不過以才以德惟卿可以謨謀我廟堂扶持我綱紀也卿既具

此蘊抱得此際會當有以展諸施為而乃反作千萬不近似之處義退讓却顧自占便宜之地則在卿一身之私誠得矣其於民事何其於國事何予所以傾嚮倚恃者不須更論而又於我先王所以眷遇者卿先世所以弼亮者當如何乎畀之也重故望之也深待之也急故勉之也切卿其思之卿其思之

卿之筵席輔導今且十載情志之際庶異踈遠而乃使卿前既留滯於關外今又棲遑於江干則推我悵惋知卿眷戀卿獨無低回逖違之思哉此卿

不可不出者一也卿祖文翼之後名德勲庸奕世相望歷數故家故卜最多相門出相於卿驗之在今承先武而述先美者豈非卿歟此卿不可不出者二也卿輔臣也先公後私先憂後樂即其當然之則設有必辭之勢決去之志固不宜趑趄却顧以違匪躬之訓而况卿強引者全没着落硬執者過踰界分者乎此又卿尤不可不出者三也至如君臣大義似不待予言之諄復而卿當自知之矣茲又申諭卿其諒悉

昨批之後亦無變動則予不欲以卿之去就更煩

辭教而最以君臣大義微有發端者故茲又申之予亦聞使臣以禮與敬大臣之訓矣今予勉卿或有違於禮欠於敬者乎然則當使卿自行其志苟非然者前所謂君臣大義亦不可不恤卿何不深念而細諒徒以固執之意只為牢拒之舉乎上下相持彌日曠時情志否隔事面虧壞果成何樣朝體乎如是申諭亦出於眷眷不已之心望卿亟改前圖副予渴望

卿之必欲去予之必欲致一何相左之至此也前諭忽遽未悉予意卿之處義果是移易不得變動

不得者而予反強迫之督責之必欲使之壞損廉
防顛倒去就而然乎卿雖急於自靖亦當知予心
之決不然既知其決不然一轉而出城再轉而渡
江至於縣獄席藁而極矣卿之固滯予固莫曉而
卿之棲遑予豈自安茲又申諭卿其更諒

卿之尚復如此者無或以向者疏批有句語之看
作如何而然乎此不過予慚愧之意而卿若以是
為引則既欲致卿之身必當安卿之心何足以銷
刻為嫌哉前批中由卿以下十四字特為抹去今
則上下之間更無可以相持者矣卿須即日幡然

副子渴望

即又見卿附奏至以去就辭受之義不可壞節不
可踰為言予於是可有諭釋者矣可去而不去可
辭而不辭固為壞於義踰於節而可就而不就可
受而不受亦非壞於義踰於節乎予見卿可就可
受而未見卿可去可辭耳卿雖以予言謂出督迫
聽之朝廷而皆曰過矣聽之庶民而皆曰過矣此
豈非大同之論乎予方以大臣匪躬之義為望而
卿反以匹士長往之節為拘寧不慨然寧不悶然
茲以反覆罄悉卿其亟回初心

予於卿以諭以批凡幾遭矣特緣誠有所未盡情有所未孚辭有所未悉禮有所未備以致卿逡巡却顧無意出膺也然則予何惜非常之舉不以為感回之道乎此在卿諒處之如何耳

諭經筵官宋來熙成近默

予之欲招延爾等任以啓沃之責者夫豈一日忘于心哉敦飭屢勤巽讓深切此予所以中朝興歎而亦不能無慨於爾等也予固知誠淺德薄不足以勉回遐心而爾等獨不念喬木之義分生芻之想望乎見今講席連開筵官新抄若得爾等于于

而來相與夾贊於厦嚮則是豈獨予一人幸也將使八域蒼生舉蒙其福爾等須體此意即起筵朝

諭經筵官洪直弼

士之讀聖人書學聖人道者豈但為高尚其志獨善其身而已哉蓋將以所讀所學致君澤民兼濟斯世而亦吾儒家不易之法文也爾以宿儒碩學能德邱園師友之講廟士林之依歸厥惟久矣今茲筵官之選實循輿論况予學未通方治不後志側席求賢如渴如飢爾豈不以平日所蘊抱者幡然而起丕贊我緝熙之工隆平之化乎茲遣近侍

敷示至意爾勿固辭用副延行

諭領議政趙寅永二首 壬寅

自卿釋負之後聽之輿論咸曰卿不可遽辭予不當曲循然則今日復授之舉烏可緩也此非但予意然也即惟大同之情也予則曰為民而幸為國而幸為卿士大夫而幸也須悉此意即起視事今茲復授與卿之不可不勉膺者即事理義諦之當然則以卿達識寧或持疑於辭受而已過一旬尚無動靜予心之泄泄當復如何或者情志之未孚歟敬禮之未盡歟卿於予又豈為備例之讓而

然歟予實左右思而莫之曉也心腹之諭卿當諒悉

諭右議政權敦仁五首

自卿特擢之初予欲有心腹洞諭者而齋居未遑鬱悒如結卿試思之今日事勢果何如也世道人心國計民產有百可憂無一可恃而予以冲年托乎兆民之上所仰成而圖理者即惟曰二三大臣不幸耆耄倚毗之地凋落殆盡三公未備左揆獨賢則悠悠萬事豈有先於擇相而夾輔乎然而擇相之道自古攸艱匪德無以持重匪才無以制繁

才德兼備可謂相矣是豈易易言哉予於是左付
右度量能計功則惟卿以端凝之度明達之識綜
鍊之猷典贍之學克承儒家之經禮寔蒙先王
之知遇內外踐履嘉績茂著採之輿人之誦簡在
小子之心有不待金甌之卜而吾之相捨卿伊誰
遂乃斷然不疑畀之以勻衡之職任之以匡弼之
責卿其克思追報益勉殫竭即速蓬朝弘濟王室
無以中書三讓作文具也

前有上來之旨繼下敦勉之教側席之念計日以
俟乃者直向郊第漠然無變動底事是豈予眷眷
注意之心哉昔我肅廟在宥卿之先祖文純公
以儒賢拜是職而道義講學之所推扶持我邦國
培植我士林至于今寔有賴焉時措之宜出處雖
殊而其在于卿曷可不克繩先武以趾厥美乎卿
之出入宣力三十年所崇秩峻望民瞻已久此時
登庸尚云晚矣又可以逡巡退讓拘拘於細節也
至若儀表雅俗謨謀廟堂俾予小子得以垂拱于
上則即卿所以殫匪躬之節效國耳公耳之誠者
也卿何執謙而不為之直前擔夯乎君臣之間貴
在相孚求助之急一日如年茲不多誥更申前諭

望卿以駕屨為念

自卿甌卜予日注想而已閱一旬尚無動靜悶鬱之極不覺丙枕之屢興也卿遂無意於世務國事而然乎顧今民產日蹶朝象日卑慄乎如屋之傾船之漏不宜佻泄恬嬉而卿乃雍容自暇規規於尋常辭受之節則其與予所翹行得無左乎廟堂之匹休朝廷之坐鎮惟卿今日所當之地而予既托之以股肱卿當效之以心膂者豈非君臣上下相須成體之義諦耶一陽初復庶品維新此時企望較前倍切茲遣近侍申諭至意卿即命駕毋更

虛徐

有其才而無其位與有其位而無其才者皆無論已若其有可為之才當可為之位而又得可為之時則雖古名臣碩輔斂退之士未或有終始辭巽者蓋以蘊抱之展施君子之所願也畀付之對揚人臣之常節也此豈非家國有光臣主兩榮之會哉卿之以疏以奏予之以批以諭亦云屢矣尚不能挽卿之執而致卿之出誠淺禮薄只自慚嘆雖然所任於卿者重故所望於卿者厚不得不說之詳而勉之切卿須諒之諒之

卿之三疏以前尚可為鄭重於禮讓三疏以後又豈有持疑於去就而牢定確守殆若防限之不可移易者誠是說不去而究不得也卿本非草野踈逖之蹤即是朝廷崇顯之地則今日三事之任不過一階之進特與卿大夫具僚擔着不同耳至於民國之憂君臣之義豈有異哉然而在前則夙夜勵翼在今則終始避異亦或有夷險燥濕揀擇難易之分數而然乎世道之難平俗尚之漸下民心國勢之收拾維持固如卿前後控辭而惟其如是也故擇之而任之委之而望之實在於卿也卿若

以古人開誠布公集思廣忠自期而自勉則又何其自畫為也惟卿念哉

諭經筵官洪直弼三首 癸卯

昨下傳諭意謂幡然及見附奏大失所圖君臣之間尚阻一面常所悒悒想望適值輦路之過門欲遂願見之誠即亦夙宵側席者則雖以東岡固守之志豈不思踰垣閉門之非儒者中道乎茲遣近臣偕來即為隨詣登對

爾之如是浼浼誠意慮之外也雖以 列朝故事言之前後儒賢之行宮入對亦多矣况爾所居與

及身和集卷之九十八
駐蹕之處不過百步之間則如是牢執亦豈義分乎予方立俟即為登對以副予切至之願爾若不入予當不發爾須思之爾須思之
詩不云乎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行殿暫接亦可慰也但百官軍兵無以許久停駐草草酬酢尤用悵然而多少陳勉之辭于予心實有感發歷屢日不能忘也筵退時亦有申申諭告而見今春序已晏講筵當開此時緬懷之切實有倍於前日未見者爾須強起頻入經席以補寡躬之不逮

諭經筵官成近默

前昨敦召之後意謂相面甚喜見今附奏殊用悵然俄於鷺梁整接儒賢實慰予心爾之如是邁邁非所望也擬於回鑾之後當下別諭爾其幡然改圖出入講席以補寡躬之不逮

諭經筵官宋來熙

日昨於謁 陵之路得與洪經筵官相接矣此時懷想於爾當復如何哉况今春序已晏講筵當開而同朝甚喜齊君之實心也旁招俊又殿后之至治也茲又悉諭爾其即為幡然以慰予夙宵如渴

之想

諭右議政金道喜五首

今日國勢之孤危岌業固無可論而鼎席之不備亦久矣况當有事之日益切得賢之念而瞻言在廷無出卿右既簡之心吾相已定雖於靜攝之餘殆欲喜而不寐即以卿喬木故家興望攸屬而德器之重厚也識慮之深遠也事務之通鍊也持守之堅確也皆足以端委廟堂坐鎮雅俗則有不待金甌之卜而僉議之詢故特畀卿匡弼之任卿其體予至意勿以中書故規為拘即起視事輔予不

逮

日昨別諭之後卿或有幡然出膺之意否耶予以寡昧冲齡御極行將十載于茲其所圖任而仰成者惟先王委畀之耆舊大臣而不幸凋落無餘况今左揆獨賢之際得卿共貞豈但曰予心之充如有得乎抑亦朝士之相賀而庶民之加額者也卿若體卿家先祖篤棊我英廟之惓惓至誠則寧可有忽於君德國事世道民心之擔荷乎如渴之念一日為悶茲又申勉卿其諒悉予於卿以諭以批罄悉予意卿尚未曉然耶此誠

何等時也山陵未竣予亦尚未復常而賓對之停閣又幾月矣至如兩西之歉憂客使之有期俱係廟務之不容少緩而卿乃暇豫若無事時一日二日似泄至此誠不勝紆鬱也予之所以取卿者豈有他哉有器量而後可以任棟樑之寄有德望而後可以畀鼎鼐之調而民國之事始可為也卿顧非其人歟予則曰得其人而卿則尚為之邁邁此予左右思而不得其說也茲又不憚繁複卿其諒之

昨批已悉予意想卿宜有變動而尚此寥寥何也

大臣出處雖曰鄭重亦何嘗一向浼浼不思君臣之義民國之事乎顧今朝廷皆已寅協州郡皆已充實風俗皆已敦厚生靈皆已奠安乎設如是也鼎席不可不備况有萬可憂無一可恃而卿乃視若芭籬不欲為歌器漏船之計此予所以坐卧不寧不致卿則不止也申諭至此望卿即起予欲更為敦諭則諭已竭矣卿欲更為辭巽則疏已備矣一日二日上下相持徒損國體臣分而已此豈如是者耶卿不聞王臣蹇蹇之訓乎又不聞相須成體之義乎卿之一向持重恐於此兩個道

理左矣予言至此良覺覲然

諭右議政朴晦壽三首 乙巳

予惟三公備位然後上可以應台階下可以象鼎
足而董百僚翊萬化之功始可論矣肆於月正上
旬端門聽治之餘永念金甌之卜先採輿議簡之
在心則今日端揆之席捨卿其誰卿以故家偉器
早歲蜚英為 純廟 翼考之所獎詡揀拔以遺
寡人者也風儀之秀整德度之老成踐履績庸之
望實俱隆莫有先於卿者於是乎吾之相始定而
元輔左揆列而為三夾贊交修以左右王室則君

德可禪國事可做世道民心其將永有賴焉豈非
朝廷之大幸歟茲遣近侍先敷心腹卿其諒予眷
眷之注意

卿之拜相今過旬餘以諭以批亦已屢矣一向無
轉動底意予心紆鬱容有極哉以卿體國之誠追
先之義當此可為之地不思所以擔夯匡輔則實
非所望於卿也且今朝象不至渙散國事不至孤
危者惟我二三大臣是賴是依卿於此時出而膺
命俾有以匹休共貞則予雖否德猶足為垂拱仰
成之治卿其念之

卿之拜相恰為二旬批諭疏奏不可僂數而上下相持止泊無期是豈予始料攸及哉予有必欲致之念而卿無必可辭之義則似不待多少敦迫而決之矣予所簡拔卿倚毗卿者非私於卿也一則為國事也二則為國事也卿獨不能為國事勉起乎以卿平素款款之悃斷無是理此予丙夜以興求其說而不得也茲又申告望卿諒悉

諭領議政權敦仁四首 丁未

卿之釋負處閑周歲有餘于茲矣以卿體國惓惓之誠得不有江湖廊廟之憂乎國計民生之日就

泮渙時象朝綱之日以澆頽此固非一朝一夕之事而予雖否德所以仰成求助於輔弼之地者當如何也况鼎席既曠廟務積滯今茲復拜之賢於夢卜捨卿伊誰望卿勿備辭巽即起筵朝以副予側席之思

日昨敦諭以後倍勤臨軒之竚附奏之來甚失所圖予之前後倚毗眷寄於卿者以卿忠愛之誠毅確之操德器之重厚績庸之茂著深有所孚感而然也君臣之間貴相知心卿若諒予復授之至意則揆諸匪躬之義宜存駕屨之戒而一切以慎節

為辭此固非不奉念卧閣將攝自當漸次康復而
鼎席之一空時日為悶卿其念及於此亟思所以
幡然之道焉

以諭以批不啻申復而聽我藐藐旬時已更或者
禮遇之有未盡情志之有未孚而然歟予誠自省
之不暇而雖以卿量入之計言之既灼知其推移
前却不得則有此相持致令民國之務日曠一日
是豈所望於老成宿德之地者乎凝竚之切茲又
奉煩卿其諒之

予必欲致卿乃已者已悉於初次敦勉之諭蓋導

予而為國迪予而字民時象之澆而思有以淳之
朝綱之頹而思有以振之予寡昧所望於卿者甚
厚尚可以規規禮讓過日捱月為裁賓對之積久
不行已屬可悶而慶禮在前又多奉質之事卿其
審之諒之即起筵朝聽予前席多誥

諭領議政鄭元容三首

戊申

輔相重任也而上相為尤重焉矧今才難有倍古
昔予安得不審且慎也卿之就間已六年于茲矣
以卿國耳公耳之誠亦豈無江湖廊廟之憂乎紀
綱解紐民生困瘁雨暘失其時海謀又未已宵旰

一念未嘗不憧憧於輔相之任卿於此時誕無其責予所以知卿取卿者即惟曰經術文學之彌綸鎮安也平日眷毗知應稔悉今茲復拜意豈徒然况鼎席俱虛廟務多滯予何多誥卿何多讓卿須即速筮朝其尚弼予以副朝野之望

昨批猶有所未罄者矣國有喬木是謂世臣卿是喬木世臣也國安與安國危與危者非世臣之責歟國休共休國戚共戚者非世臣之責歟乃惟由舊典昭乃辟有又者又非世臣之責歟於斯三者卿必審其去就予不多誥卿須即膺惟暨左揆寅

恭弼亮永有一心輔予不逮

昨批之後側聽也久並與回奏而聞然卿真欲固守前執而然歟元輔為官重為責大其簡之也難而慎其受之也亦不得不鄭重然予既舉卿而畀之卿豈可獨立已見乎以今日國勢民命至艱至危所賴而仰成者惟二三耆舊之臣而迄不見諒為此相持此果休戚與共之義乎卿試思之卿是先朝眷遇之臣小子倚毗之相人亦有言必曰世好歷數朝廷豈有子與卿之世好乎叩卿之所存竭卿之所知端委廊廟夾贊弘猷措國勢於泰磐

返世教於醇真則非但予膺受之多卿實與榮言
止於此卿必駕不俟矣即起膺命聽予面諭

諭左議政金道喜三首

卿之謝中書就閒地亦既有年予未嘗一日忘諸
中以卿體國惓惓之誠亦豈無忠愛眷戀之心乎
予所以取於卿者德量優於範俗醇篤可以經世
凡民憂國計之可以仰成者捨卿其誰今茲復拜
意實有在况今廟務委屬昕夕側席不啻如渴望
卿勿備辭巽即起膺命偕我元輔弼予一人庸答
予取卿之至意

俄於首揆之諭勉以世臣之責又於卿誦之卿家
忠蓋衛國孝謹傳世輔相之道不外乎此以卿家
之人其可不為予一勞乎綱紀之陵替者待卿而
振之民生之困悴者待卿而濟之庶政庶事之參
如者待卿而理之望卿念國事之多艱諒予言之
非虛亟回巽志即起膺命

予於卿不能致則不可止予之諭告者三卿之疏
辭者再予之所告公也卿之所辭私也耆舊如卿
德量如卿乃反以一身之私掩一國之公寧不慨
然以慎節言之殿陛之起居陞降不惟予所觀記

即亦郎僕之所識視何嘗有必辭之端固辭不止乎近以卿等之去就不容不費神關慮每有一番酬應輒增一番悶鬱卿何困予至此也以卿忠厚長德出而一試將見漸亂者復治而消弭於未然也豈非民國之幸歟予言不再卿其欽承即日蒞朝以濟時艱

諭判府事鄭元容

己酉

卿之遯荒今幾月矣往事不須更說而予心悵缺尤何言哉况今東朝慶辰只隔數日在卿情禮亦豈可退處鄉廬不思所以獻賀乎茲遣史官悉

諭十行望卿即為還第勿復逡巡以副予至意

列聖御製卷之九十八



